

赵丕山：我的抗美援朝

讲述人简历：

赵丕山，又名赵培山，即墨区北安街道刘家后戈庄村人。1932年出生，19岁入伍，1952年4月，赴朝作战志愿军后勤2分部独立营2连战士、步机枪手、副班长。1954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57年4月复员。



解放前，我家里很穷，去要过饭，也给人家扛过活。共产党来了，斗地主，搞土改，我家分了两亩地日子才好起来。

1951年，我积极报名参军，还鼓动俺村三个青年一块去。

我快二十岁了，长这么大，数着共产党待我好，待俺家好，待咱们穷人好。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”，咱得回报，没有共产党哪有新中国？

但是，刚解放那会儿，人的思想不一般齐呀。许多人对抗美援朝这个事有不同观点，有说东的也有说西的。地主、富农的孩子不能去吧？再说，你去部队还不一定要你来。还有的人小心谨慎，掉块树叶都怕打破头，你给他杆枪上战场能中？营上乡武装部迟部长挺看好我的，头着冬天就叫我报名，为什么呢？我是民兵骨干，工作积极，跟迟部长执行过好多次任务，有急难险重的差事只要安排我，领导们都放心。迟部长说：“丕山，国家有难，青年当先，你带个头吧。”我没打良次，说：“好，我泼辣皮实，自己也觉得是个当兵的料。缺点呢，没上过学，没文化，但我听说当了兵也可以上学。”

回家还得做爹娘的工作，我说：“咱得去，都不去谁去？”爹娘思想开通，说：“你自己考虑，行，就去呗。”

那年正月俺村当兵的好一档子人来，有二三十吧。有邹伦先、李云石、薛正俭，有下疃村赵光远、黄立佩。李云石在三八线附近坑道里得了病，走路不跟趟，也没条件治疗，在朝鲜牺牲了。薛正俭倒是活着回了国，可惜这伙计回国在骑兵团因一次意外也牺牲了！赵光远大个子，当班长，很上进。黄立佩好汉子，能打能冲能干活，立了三次三等功，真不善！

俺几个伙计都二十上下岁，赵光远和黄立佩才十九岁，面红腮白的小青年

呐！正月十四出门的，戴着红纸花，披着红绸子，骑着毛驴子，有板有眼的来。

新兵团先在即墨城集训，学习。有一晚上政府慰问新兵，组织看柳腔戏，看戏的有新兵也有群众，演的是古装《九件衣》，演乔举人致死人命，诬告平民百姓的故事。那两个冤屈的男角女角我忘了叫什么了，打死一个，自尽一个，生怪那个乔举人发坏，还在台子上舞舞乍乍，真把我气急了，我“噤儿”一下子跳上戏台，上手照着乔举人就俩耳刮子。坏了，闯祸了，人家是演员，我把人打了，这全乱套了！俺排长把我摔(zuó)下来好一顿拾掇，说要把我撵家来。好歹这个事儿过去了，三疃五里的伙计们笑话了我一辈子。

俺在大留村舞旗埠发了军装，步行到胶县火车站，干部、群众夹道欢送。在胶县重新编排连队，俺自己村四个战友打那会儿就分开了。

从胶县车站上火车，坐着“闷罐子”车奔东北。排级干部在门口把门，说是负责安全，晚上要小便，尿在大罐子里，大便呢，蹲在门口儿，排长扯着你，撅腚往外拉呗。到了德州，重新编团，番号是山东警备3团3营8连。一个礼拜之后到辽宁本溪，发了武器。又过了一个礼拜，到了安东(今辽宁丹东)。开动员会，发物资，发服装，准备粮食，忙活了好几天。

5月4号那天，白天休息，傍晚步行过了鸭绿江。

一直走，一直走，都是白天隐蔽，晚上再走，走了七八天。等到了27军77师驻地，我们停下。听说是干后勤，我火了，不是来打仗嘛，拉车子，扛粮食，扛子弹俺还上朝鲜来？这干什么吃的！

我就是这么个人，小时候，家里穷，被欺负惯了，老有反抗精神，老想打个仗。当了兵，不上前线打仗，立功杀敌，在后勤部门，我是老大不高兴。我要求去作战部队，排长批评我，说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班长嫌乎我，说我刺儿头。我呢，一路上也看见战场形势了，后勤运输工作真不比前线轻省，罢了，干吧，慢慢也就认定后勤运输这个岗位了。

关于后勤运输，彭德怀司令员有过一个评价，他说：“抗美援朝一半儿的功劳是后勤的，怎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国内作战，政府可以动员解放区运粮，但是，在朝鲜得全靠志愿军自己，后勤运输就是志愿军的生死线。”这话真不假，特别是到了三八线，很明显，后勤运输非常困难！可以用几个字概括“前运弹药，后转伤员”——向前方供应粮食，这是人吃的，但枪炮也得要吃的，你不给它吃饱子弹、炮弹，怎么打胜仗？向后方运伤员，

伙计们负伤了，得运回来。

朝鲜大一点的村都叫飞机轰炸了，村里看不见人，都分散开上山逃了。所以，咱部队没有房子住，就睡地铺、山坡和山洞。扫拉块平地儿，油布一铺，就是床。好几块油布连成片，穿上绳线，可以搭成小型帐篷。

粮食和弹药通过大后方火车、汽车一个兵站一个兵站转运过来。沿途高岭上有防空哨，飞机来时提前报警，警戒员“砰”地放声空枪，汽车马上熄灯。物资、粮食到了兵站，往阵地上倒就没有汽车了，不能靠天靠地，全靠运输兵肩扛背驮。前线阵地消耗很大，人要吃，枪炮也要吃，我们白黑夜宿不闲着。为保密，防止特务破坏，我们还学使用代号，比如说前方报过来需要供应多少子弹，说“花生米”，需要多少炸弹，说“苹果”，代号儿多着来，现在老了，记不清了。

俺团负责27军77师的物资运输，27师作战对象是李承晚的韩国兵、美国兵还有印度兵。听说印度兵战斗力差，一打就趴下，笑煞人。

有段时间，3营调到前线，补充到作战部队。这遭我来劲了，营长问我怕不怕，我说，“不怕。”那是在上甘岭，白天黑夜，主要是防御，我还真没打过打仗瘾呢。为什么呢，防御也是战斗的一部分嘛，哪像电影上演的光呼活着打？

运输不跟趟，断粮了，光有炒面吃，我们又摊上了毒气弹。因为缺青菜，接近一半战士得了夜盲症。有个土方，煮马尾巴松水喝，很有效。但那个水味道不好，都不想喝，排长就下命令，不喝不行。细菌战很残酷，飞机往下撒传单，战士们用传单纸卷烟抽，用传单擦屁股，没想到，美国人早在传单上面抹上毒药，中毒了，美国佬真坏！连队号召夹毒老鼠，夹三百个就算立功。我觉得三百个耗子太沉了，就剪下耗子尾巴上交，伙计们都夸，赵丕山就是聪明。

敌机轰炸，逼着我们过昼夜颠倒的生活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活动，作息和平常相反，可以称为“夜猫子”。咱的炮兵主要有苏联“喀秋莎”，60炮、762野炮。“喀秋莎”炮弹有十二发装一箱的，也有二十四发装一箱的，二十四发装那种两到四个人才可以抬得动，一辆小嘎子车能拉十二箱。六尺长的“喀秋莎”炮弹箱还可以当棺材，用来埋葬牺牲的战友。60炮弹每箱装两发，重量一百六十斤，两个人

才能抬得动。762炮弹每箱装四发，每人每次可以扛两箱。

第五次战役中，我们2分部主要负责中线战场运输补给。阳德郡和孟山郡在庙山山脉和大峰山脉之间，仅有一条不算太平的山间公路，是中线运输最重要的交通命脉，但也是敌人的重点轰炸目标。那时，部队运输团很少有防空武器，就靠防空警戒，沿路每公里设一个防空哨。

上甘岭战役打了四十三天，咱都看《上甘岭》电影来，哎呀，现场比电影厉害多了。哎呀，值不说！上甘岭战役期间，俺2分部全力供应第15军弹药和粮食，洪学智副司令员亲自督战。前线需要什么，后方就不惜一切代价运什么。敌机日夜封锁，狂轰滥炸。运输车辆、工兵部队和民工运输队那么多，怎么办？高炮部队发威了，咱有喀秋莎。厉害了，美国飞机没有那么些本事了。

有一次，我看见防空部队使高射机枪作战，两挺伪装的高射机枪架在山岗上，那个架把也挺威风的。其实，高射机枪打飞机是很困难的，高空够不着，低空敌机飞太快，无法瞄准，主要是用来咋呼。听说，他们击落过一架敌机，战士们非常兴奋，跑过去看，欢气得一蹦一跳的。

还有一次，防空部队首长带警卫员和通讯员去察看战况。他们白天上路，傍晚走到半道，没防备被两架敌机瞄上了。情急之下，司机叫跳车，应该从侧面跳，他们不懂，从后面往下跳，结果有两个人撞伤了脚，滚到路边小沟了。车停藏起来，趴在沟里，直到黑天才脱了险。

朝鲜战场确实艰苦，可是我真怀念那段日子，不打仗的空，朝鲜老乡帮咱们捣米，他们经常唱《捣米谣》，那个曲调可好听了，我现在还能哼拉两句——当时唱的是朝鲜话，现在忘了，但我知道意思：“妞儿吃，妞儿尝，妞儿长大去放羊，捣米，放羊，妞儿更比哥儿强……。”老乡跟我们说话，总是一口一个“道木”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“同志”。朝鲜人都会说些半生不熟的汉语，咱也会些半拉子朝鲜话。比如，我当年向朝鲜老乡讨水喝，就问“一骚”(有没有)？“骚”就是“有”，“奥不骚”就是“没有”。

自打1957年春复员回家种地，我沒有一天不寻思朝鲜的事儿。老了，都忘了。不过，有件事没忘，当年抗美援朝耽误解放台湾了。

采访手记：

我是2020年11月30(阴历十月廿五日)采访的赵丕山老人。第二天，笔者去北安街道下疃村采访赵丕山的战友，两位八十九岁的老战士赵光远和黄立佩。他们俩都回忆了一些赵丕山自己没有讲过的战场经历、逸闻趣事，笔者想回头再约赵丕山，让他补述那些故事。没想到，仅仅过去十天，12月9日，老人就过世了。

他儿媳纪清华女士在电话上跟我说：你们离开的那天中午，老人说自己心情很好。但我很歉疚，尽管有幸记录下了他抗美援朝的部分故事，但没有了第二次采访，是一大憾事！

我坚持采访这个口齿不清的老兵，记录和整理文稿也吃了些苦头，但我认为很值得。我忘不了他坐在轮椅上侧头倾听的神态，我给他擦过嘴角的涎水，我握紧过他温软的大手，……。

也许，对赵丕山自己而言，唯一的一次接受采访，是生命终点最圆满的记忆。

唯此，宁有缺憾，聊可慰藉！

(傅中魁)